

史地小叢書

康居粟特考

白鳥庫吉著
傅勤家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白鳥庫吉著
傅勤家譯

史地
小叢書

康居粟特考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譯者序

白鳥庫吉博士爲日本研究西域古史之權威者，本文尤爲精心之作，故特譯之。

本文載於日本東京出版英文東洋文庫研究股專刊第二號（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, No. 2）篇名A Study of Su-té or Sogdiana（粟特之研究）。譯者以其論康居與粟特之分別，乃博士之最大貢獻，故譯爲康居粟特考。

博士此文另有日文發表。惟譯者未得此項日文雜誌，故逐譯時，無由對照。英文本中所引中史譯文，間有小誤，譯者均根據我國原書爲之改正，並皆註明。但所引三州輯略與慧超往五天竺傳二種，因手頭無原書，祇有採用意譯，讀者諒之。

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四日譯者識

目錄

緒言	一
第一章 康居與粟特之別	七
第二章 康居五小王之地位	一七
第三章 粟弋卽粟特	二三
第四章 粟特昭武姓治下之九國或六國	三一
第五章 狹義的粟特卽貴霜匿	八一
結論	八五
註	九〇

康居粟特考

緒言

中亞細亞有通稱爲俄屬土耳其斯坦 (Russian Turkestan) 之地方，乃指西訖裏海北達錫爾河 (Sir-Darya) 及界於東南之蔥嶺 (Pamirs) 與大雪山 (痕都庫什 (Hindu Kush)) 而約略言之，在地理之區劃上，亦頗明晰。該地據大陸之中心，控內地交通之要道，故世世能在東洋史上居於重要之地位者，固亦無足怪焉。吾人略觀其土壤及地文之構造，可知在此廣大之幅員內，祇有少數土地能產生文明生活及政治制度而已。吾人可以劃分全部地域爲五：一、即今之基華舊汗國 (Khiva Khanate) 爲俄國革命前之汗國，譯者（其所在地在縛芻河 (Oxus 今阿姆河) 之下流；二、自河之中流以至蔥嶺之邊境，即今之阿富汗 (Afghanistan) 北部，亦即中古時代之大夏。

(Toxaristan; Tahiristan 吐火羅) 也；三爲 Zarafshān (Zarafshan) 及 Kaska 流域，約爲今之布哈拉 (Boxāra; Bokhara) 爲俄國革命前之汗國；四爲自霍闐 (Khodjend) 而東至藥殺水 (Jaxartes; Yaxartes 卽錫爾河) 卽今之費爾干 (Ferghāna; Farghana) 末爲麻里兀 (Murghab) 河之下流，卽木鹿 (Mōuru) 是也。

土耳其斯坦雖擁有廣大之領土，但市村殊少，蓋其大部分猶爲沙漠之地，其餘少數地方則由源出東南諸山之溪流所灌漑，尙能耕植。吾人若以全部沙漠與海洋相比，則基華及木鹿猶其中之島嶼；布哈拉汗國，乃一突出於葱嶺之半島，其本身幾全被圍於崇高之山脈中。北爲 Kissl Kum，自藥殺水延至費爾干，其南係喀喇庫木 (Kara Kum) 界於阿母河上，直貫大夏之內部。費爾干及大夏雖非盡不毛之地，然其所恃爲灌漑者，不過四周諸山引來之無數溪流而已，如其地無從得水，則與沙漠無異。故在此想像中之海洋中，不過爲其海灣或峽江而已。由是觀之，吾人卽能推知在歷史中此等地方相互交通之大概。各地之爲沙漠所隔絕者，猶如重山之相隔。以故吾人亦易知此等地方之人民，卽屬於同一統治之下，其風俗言語，亦自各有不同之處，若由一政府爲之聯絡，亦如獨

立國之猶需各自管理也。

該各區域外，皆乏居民，故無適用於耕植以及市鎮之建築。游牧蠻族，多出沒於沙漠中，遇有機會，即行劫於村鎮，一若居於島中沿海劫掠之海盜。東南各山谷間，居有無數獷悍民族，時出洗劫，當地居民之生命財產多感不安。即在今日，中亞之一部，尙未能脫離類此之危險。因之自古以來，此等氣候適宜適於居民之地，其交通遂時受阻礙矣。

俄屬土耳其斯坦之居民大率如此，蓋歷史向爲地理所支配，已成定律，吾人即能推想該地在過去各時代之種種情形。其位置雖據於大陸之中央，然距如巴比崙亞述之古代文化尙遠，故在該古代文獻中並無記載，於是其最早之歷史皆不可考。但該地爲伊蘭族 (Iranian race) 之發源地，有無數地名可以見諸祆教經典阿維斯他經 (Avesta) 中，皆與種族之觀念及崇拜有關。如 Quairisām 一字發現於此書中，等於大流士王 (Darius) 之貝希斯坦 (Behistun) 紀念碑上之 Uvarazmiya，Persepolis 紀念碑之 Uvarazmiya，Nak-e-i-Rustam 碑文中之 Uvrazmis，即希羅多德 (Herodotus) 記述之 Xorasmia，其後稱 Xorazm，即今之基華也。Mōuru (木鹿) 發現於同書內，即

希臘文獻之 *Margiana* 今則爲 *Merv* (謀夫) 該書中又有 *Suguda* 可與 *貝希斯坦* *Suguda* *Persepolis* 之 *Sugda* *Nakš-i-Rustam* 碑文上之 *Suguda* 以及 *希羅多德氏* 之 *Saghdō* 相比擬，以上諸名顯爲今日布哈拉汗國之土地也。又有 *Baxdi* 者，當爲上述擁有二紀念碑之 *Bactria* (大夏) 無疑，而 *希羅多德* 之 *Bactria* 以及中世紀之 *Toxarietan* 亦同爲一地也。至若 *Ferghāna* (費爾干) 在 *阿維斯他經* 中，則不如希臘文獻中之得易習見。不數年前，余曾於大宛之研究一文中，大膽建議，謂吾人見諸於 *多利買* (*Ptolemaeus*) 之地圖上之 *Tapura* 一字，或即指該特別區域之居民。以故無論如何，本文所述之該地，在大流士王時代尙無專名，因其地僅爲 *Sogdiana* (粟特) 之一部分，且以羣山環繞，已棄之而爲游牧民族所居矣。

此亞洲之一部分，即在漢代以前，已有與中國交通之事，人皆無從否認之；以中國文化中有數種要素須作若是之推定也。漢代以前，中國歷史固無蔥嶺以外各地之地名記載，但此或因其早期之交通不能直接，縱使交通能直接，亦常有其他之原委焉。自張騫完畢其著名之旅行後，關於遠西，中國始有明確之認識，嗣後由使者雙方傳遞，遠征軍、商人，以及研究學問之求法者之旅行於該地，

遂得詳細之報告。安定之政府對於外國之交通，尤加注意，以故自漢後各代，其歷史皆有西域傳一章之專載，此實關於西域諸國之知識之要領也。然謂其對於中亞古代史之學者，即因之而得極可貴之材料，亦頗難說，況中亞有無數古國與人民，如不以東西二方之種種報告融會貫通，斷難得其真相也。

然則中國歷史果以何名加諸土耳其斯坦各地乎？自漢至晉之史書中，吾人雖不能推知大夏原爲何名，然其爲 *Bactria* 固人所共知者也。魏書西域傳載其地曰薄知，無疑爲 *Bakdi* 之音譯，其名在中國南北朝時，早已聞知。唐書中關於 *Xvarizm* 之轉寫，簡作火尋，過利或全作貨利習彌，而魏書西域傳中之呼似密，或卽爲同一原名之另一譯音，蓋魏代已知有其地。漢時該地或已爲人所知，因史記大宛傳曾述及騶潛，吾人或可疑爲 *Xvarizm* 之縮寫，與火尋及過利無異。而後漢書西域傳中所提及之木鹿，據夏德 (Hirth) 謂該地卽今之 *Merv*。漢之史家由其古名 *Mouru* 而知其地。中國歷史記費爾干 (*Ferghāna*) 曰大宛，其字原並未得學者之肯定，然據南北朝以後所載之破洛那或錢汗，必爲 *Ferghāna* 之音譯無疑也。

俄屬土耳其斯坦之五區域，吾人見中國古史祇述其四，而Sughda獨付缺如，頗堪注意。Sughda乃歷史上極重要之土地，而不載於史，豈不怪哉。阿維斯他經中謂伊蘭人自脫離其發源地Aryana Vajjo後，即卜居於此。若輩遂信仰祆教（Zoroastrianism），此種精神使彼等能於佛教、基督教、回教之侵入，作持久之抵抗。吾人更宜憶及當日該地對於大陸交通所處之重要地位，以及遠在南北朝時之中國史家已知有Samarkand, Poxāra, Kesh（即Kesh）等地如Sughda在西方能享盛名，而古老之中國獨絲毫不知，必無其事。余以爲中國諸史中，必有載及，惟所載之名，尙未證實耳。由是余乃試爲其發現漏失之名，今所詳考者，一切均有文獻可徵，深信必有所得。以後數章，即余研究所得之結果也。

第一章 康居與粟特之別

西人之研究漢學者，多以中國史中之康居與粟特（Sogdiana）相連，而其紀錄所載究竟專爲何時，則置之不論。彼等祇顧及接受如隋書、唐書等後期之歷史所紀錄者，而似不留意於史記及漢書中之顛末，關於該二書所記之時代，此西方國家業已存在。結果粟特遂被作爲康居人民之故鄉，但吾人須觀以下史記大宛傳中各節，方可斷定該說之成立與否，其文曰：『康居在大宛西方可二千里，行國，與大月氏同俗，控弦者八九萬人，（本文作八九千人，而史記作八九萬人，譯者註。）與大宛鄰國，國小，南羈事月氏，東羈事匈奴。』（註1）大宛卽 Ferghana，自其京都行二千里，可達藥殺水之北。書中又謂康居亦位近該處，與粟特（Sogdiana）不同，蓋後者之地位處於河之南方，大宛之西南，固不可否認之事實也。

吾人自漢書西域傳中可作再進一步之引證：『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。到卑闐城，去長安萬

二千三百里。不屬都護。至越匿地，馬行七日。至王夏所居蕃田九千一百四里。戶十二萬，口六十萬，勝兵十二萬人。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。與大月氏同俗，東羈事匈奴。』(註二) 康居係一行國，乃逐水草而居之游牧民族也。至若粟特乃伊蘭人之故鄉，務農營商，漢書謂之『城郭國』。康居人民之冬夏遷都，吾人已知之，而今日哈薩克吉利吉思人 (Kazak Kirghiz) 之放牧於吉利吉思 (Kirghiz) 草原，亦有此同樣情形。冬日之荒郊，不利於畜類，以故游牧人民每屆氣候轉寒，即撤帳而南向，放牧於溫暖地帶。凡水邊 Байтал 草叢生之地，最爲適當，因之錫爾河沿岸遂易受大衆之歡迎矣。(註三) 老康居族，恐亦同此情形，如此，則其冬日所居之地曰樂越匿，即哈薩克語之 Yalpak 而夏日所居之地曰蕃內，則爲哈薩克語之 Yalpak 也。漢代歷史咸以爲康居人民在地理位置及生活習慣上，即哈薩克吉利吉思人也。

人民之風俗習慣，時因地理環境而轉變，古康居與哈薩克之生活方式雖可以視爲相同，然吾人能立下一斷語，即兩者俱屬突厥族也。但同種問題，亦可就字原而推究之。普通漢音讀康居作 Kang-ku，恐遠在漢代亦如是發音。又發音爲 Kingäres 者，乃突厥族所載於突厥之紀念碑上者。

(註四)後高加索有突厥族居民曰 Kenger，范倍萊 (Vámbery) 以爲卽 Kängätes。又在中亞之鐵克士突厥曼 (Tekke Turkoman) 族內則爲 Köngör，或稱 Kengerlu，則爲 Kökčai Kuba 區之突厥族，而德赫蘭 (Teheran) 之領土內亦有之。(註五)而吾人讀 Ibn Xordādhbih 書中關於 Saihun 河 (卽藥殺水) 之記載，則其音又曾讀作 Kankar，其地在 Čač 高處之下方，換言之，今塔什干 (Tasikend) 以下之藥殺水，曾亦名 Kankar，蓋河之下流之居民卽喚 Kankar，故其得名，洵非偶然。此外，吾人可得無數類似之例，如亞洲之錫爾河，在中世紀因係 Čač 之國家而亦名 Čač，爲南部之邊界。同時裏海自爲 Xazar 族人居於其北岸，因亦沿其名曰 Xazar 海。

羅馬皇帝君士坦丁 (Constantin Porphyrogenetus) 所著之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書中，謂有名 Kangar 或 (Kankar) 之三高等部落統治 Pečeneg 族。吾人如欲追溯 Kangar-Pečeneg 人民之行動，則馬迦特 (Marquart) 曾謂彼等在第八世紀猶據於藥殺水之下流以及鹹海 (Aral) 之沿岸。(註六)自古至今種族遷移之目標無不趨向於西方，吾人因此可作合理之推測，卽以前 Kangar 卜居遠東，其國家乃自錫爾河之中流向北擴展而至吉利吉思大草原者，因之遂

有康居人即 Kangar 人之說，而突厥後裔亦認 Pečeneg 人爲康居人矣。

Pečeneg 人之祖先，侵入東歐，自第九世紀至第十世紀，在歷史上留下偉大之戰爭記載，漢代所已知之康居，即爲此族，設或如此，則康居之名，或本爲突厥語。湯馬斯徹克 (Tomaschek) 曾試以一伊蘭字解釋之，誠如此，必至武斷，以爲康居人之故鄉即粟特 (Sogdiana) 矣。(註⁷) 范倍萊以畏兀兒語 (Uigur) 之 kang 及 (察合台語 Čagatai) 之 kân 互相比較，兩者之義皆爲『廣闊』(註⁸)；而阿布伽錫 (Abulgazi) 則以 Kangar 之 kang 與突厥語之 kang 相較，意即馬車也。但此等之說，比諸近似之發音，尤無根據。康居與 Kangar 二字之如此接近，可謂康居在字原上之問題已爲君士坦丁皇帝 (Constantin) 所解決，彼以爲 Kangar 爲 Pečeneg 字，意即『驍勇』與『尊貴』也。吾人見察合台語 (Čagatai) 之 Kangar 以及鄂斯曼語 (Osman) 之 kingir 皆作『勇猛』解釋，即知上述之說明，非絕無價值者也。此外，又有須說明者，即在中亞之數種突厥族亦有名 Kängäres, Köngör 及 Kenger 者，以故吾人可結論 Kangar 在中國歷史上寫作康居，即爲 Pečeneg 族之名，其原義則爲『勇猛』或『尊貴』也。

至若卑圖一名，漢書中顯係指爲康居之京都，其字雖極似今日之發音爲 *Pei-t'ien* 而其字原則並無明確之解釋。吾人既深信康居人即爲 *Kangar* 人，則 *Pečeneg* 族所統治之部分，其京都之名當與 *Pečeneg* 之發音有相當關係。*Pečeneg* 一名，阿剌伯文作 *Bečenek*，希臘文作 *Patsina-kiai*，俄文作 *Pečeneg*，馬札兒文 (*Magyar*) 作 *Besenyő*，而范倍萊氏以鄂斯曼亞塞爾拜然文 (*Osman-Azerbaizan*) 之 *bažinak* 比較之，*bažinak* 者，『姊夫妹夫』之謂也。(註九) 但此證據尙不足成立，而在另一方面，此字更可令吾人聯想至察合台文 *Čagatai* 之 *bičin* 及鄂斯曼文之 *bizan*，二字同解作『城堡』。(註一〇) 余以爲康居城卑圖 (或爲 *Pi-tien*) 更可作爲比較，如此則 *Pečeneg* 一字，則原於該城之名也。

漢書謂康居居國王度冬之地曰樂越匿，京城卑圖在焉。此名需作一番解釋，吾人須先以漢代對於此名之如何發音着手。其第一字，中國通讀作 *lo*，廣東音讀作 *lok*，安南音讀作 *lak*，日本音則作 *laku*，冊府元龜書中對於樂越匿之註解，有讀作 *lok* 或 *luk* 者，謂『樂來谷切』也。其第二字，中國音 *yuēh*，廣東音作 *yüt*，高麗音作 *yēr* (或 *yēi*)，而日本音作 *yetu* 或 *otu*。末字通音

作 ni，廣東作 nik，安南作 nak，西方之 Krsanik 卽貴霜匿，在唐代，其音應讀若 nik 或 nak。然在古代，此音或作如 tök，諒不至有誤；蓋日本音作 toku，而集韻則謂『惕得切（tök）讀如忒（tök）』。上述證據累累，但何者爲漢代之正確音，殊難斷定也。史記（應作漢書，譯者註）蘇武傳曰：『於軒（本文誤作於靳，譯者註）王愛之，給其衣食。三歲餘，王病，（本文作病三次，譯者註）賜武馬畜服匿穹廬』（註一一）中國之註釋者謂服匿係匈奴文字，意指缶也，而宮崎博士更以日本同音之 fou，hotogi（或 fotoqi）及高麗同音之 patangi 比較之。（註一二）余今大膽謂此字或卽滿蒙語之 boton 或 butum。匈奴文之服匿作 butok，作同樣解釋，已極清楚，但匿字在漢代似讀若 tök，tök 而不讀若 nik，nak。因此樂越匿三字，在始有紀錄時，必爲 lok-üt-tök 或 luk-öt-tök，而 üt-tök 一字，又令人憶及突厥族之 Telaut 語之 otok（註一三）以及蒙古之 otok（註一四）二字皆解作『村落』也。

亞洲西部舊族有一種團體名爲 otok，已爲有據之事實。在天山北路（Dzungaria）之厄魯特人民之風俗，在西陲事略（本文作西陲總統事略，譯者註）中曰：『昔準噶爾厄魯特未滅時，分

統四衛拉特，皆有大台吉主之，亦稱汗，其餘小台吉皆汗之宗屬爲之。其臣下謂之宰桑，大臣稱圖墨什，其次稱札爾扈齊，佐圖墨什理事者。其汗所屬人戶曰鄂拓克。台吉所屬曰昂吉，猶言部分也。鄂拓克游牧，環其汗所居，昂吉游牧，環諸鄂拓克。』（註一五）又三州輯略一書中，尚有該題之引證，曰：「——『準噶爾之舊制，有四種衛拉特部，再分爲二十四個鄂拓克及二十一個昂吉。該四衛拉特部分治準噶爾全境，各部擁一領袖曰大台吉，稱爲汗。其餘統治者則爲台吉，由汗之親屬任之。鄂拓克歸屬於汗，昂吉則屬台吉。鄂拓克之牧場近伊犁（或卽爲汗之居所），而昂吉之牧場則與一切鄂拓克相近，……昂吉爲準噶爾語，意乃部分也。』（卷七）——」（註一六）厄魯特及衛拉特皆寫作Oirat，此字卽西方作家所稔悉之喀爾木克（Kalmuck）蒙古人，因之以上所述之特別表記，及其人民皆應作蒙文之解釋也。故鄂拓克卽 otok，台吉卽 taiji，宰桑卽 zaisang，昂吉卽 anggi，札爾扈齊卽 zarghuqi 也。初，鄂拓克爲一集團之單位，蒙人引以爲怪，然西陲事略（本文作西陲總統事略，譯者註）之另一節述『哈薩克源流』中，則謂有無數哈薩克村名鄂拓克，可作對照。且此字與蒙文突厥文皆相同，如：鄂拓克卽 otok，宰桑卽 zaisan，札爾扈齊卽 zarghuqi 或 yarguqi，圖